

我心中永远的清华

○董 扬（1977级汽车）



董扬学长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能在清华大学读书。几乎所有能考上清华大学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我们这一届最幸运，因为我们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1977级。

经历过十年混乱的“文革”，经历过四年多的农村下乡务农，当我从山西农村来到首都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一切都让我感到惊奇，很多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从1978年3月到1984年底，我在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完成了本科学业和硕士研究生学业。在清华，我不但受到了全国最高水平的工科教育，还浸润了清华独特的文化传统。在清华，我由一个来自山西农村的懵懂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本领、志在振兴中华的成年人。

一、清华的教育使我受用终生

首先，清华培养了我的家国情怀。图

书馆的校史展览，校园内众多的纪念碑、纪念亭，都在告诉我们，在国家危亡时刻，在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中，前辈学长是何等的勇于牺牲、拼搏和担当。在遍地“学霸”的清华读书，会学习、能读书算不了什么，众多同学想的是毕业以后要担当天下大任。多年以后，曾有一位文科小校友感慨道，为什么很多清华同学像“老干部”，张口闭口都是国家、产业、政治、经济？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当时清华流传一句话，叫“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这句话虽然不一定“政治正确”，但它让我们清华人有这样的信念，在毕业工作后遇到任何难题，都不应该退缩，都要勇往直前。

其次，清华特别注重能力培养。举几个例子：在我们读书时，全国计算机还没有普及。而我们那一届已经在计算机课、机械设计和毕业设计中有三次自己编程的机会。所以我们与其他学校毕业的人相比，计算机能力是比较强的。与全国其他汽车院校相比，清华汽车系实验室的教学硬件是最多的，学生都有机会亲手拆装发动机、变速箱。我在清华读书时，我弟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液压专业学习。我俩曾经对比过，同样的工科数学、力学教学，虽然我们那一届清华学制还长半年，但清华的课程相对少，学得更精深。在一段时间内，清华的学制比其他工科学校长一年，后来由于担心学生晚毕业一年，在与

□ 庆祝清华110华诞

其他同龄人论资排辈中会吃亏，便改成同等长度的学制。对此，我一直存有疑问。现在社会上论资排辈的现象已明显淡化，学校是不是可以考虑恢复长一年的学制，这样清华毕业生能力强的后发优势会更加明显。

第三，清华教授、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难忘。清华教授的水平之高、科学精神之强，让我常有顶礼膜拜之感。余志生教授是当时《汽车理论》教材的主编，他能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基础理论讲清楚，让我真正感觉到什么叫读书的“由厚到薄”。管迪华教授治学非常严谨，我毕业后多年，她来申请我主管的行业研究课题，我发现她还在亲自推导微分方程。有一年，一项名为“W工程”的伪科学项目被政府某部门列入推广计划，对此业内多有议论，但大家都不说什么。陆际清教授却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亲自给主管这个部门、她的留苏同学宋健同志写信。后来，根据宋健同志的批示，我组织了由内燃机专业程宏教授和天津大学史绍熙教授主持的实验认证，证明该项技术没有效果，最终此事得到了纠正。另外，令人难忘的是所有教授、老师对学生都和蔼可亲、热情帮助。不管是学习上遇到困难，生活上遇到麻烦，还是到学校、系里办什么事情，所遇到的教授、老师、职员，都会热情帮助你，没有遇到过冷漠和推诿扯皮。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有些教授之间还有派性之争和学术之争，但他们对于对方指导的学生，同样热情帮助。

第四，同学之间传递的都是正能量。当时，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当过工人、当过兵或插过队的，他们的自学和动手能力都很强，各种知识也很丰富。我们的班主任

是胡师金老师，他很注重培养我们的自我组织能力。比如逢年过节组织演出，同学们就自发行动，会配器的同学把一首单曲改为小合唱，班干部组织大家业余练习，五音齐全的去唱，五音不全的则端茶倒水，场外助威，每次都能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学校还曾组织过全校的拔河比赛和篮球比赛，我们班都取得了好成绩。后来做过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的小悦同学，在插队下乡时自修英语和高等数学，入学后达到免修的水平，真令人佩服。同宿舍的张克、郭晨同学，比我年长，有更多的社会经历，教过我很多社会知识。

在清华学习六年，培养了我很深的清华情结，我想绝大部分校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清华校友之间容易沟通、注重合作，在中国各高校中是最突出的。这不是请客送礼的结果，是基于我们每一位校友心中深深的清华情结。我现在还担任清华校友总会汽车行业协会的理事长，这是我几十年来担任过各种职务中最珍惜的职务。

二、清华汽车系（现车辆与运载学院）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走在全行业的前列

记得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黄世霖教授等就在全国率先引入7T08振动信号分析仪，并办了多个培训班，在全国普及这项先进技术。后来黄世霖教授等老师率先在汽车实验室建立中国第一个整车碰撞试验台，第一辆试验车是BJ212，在国庆60周年的时候还被某主流新闻媒体评为“中国第一撞”。管迪华教授等研究解决了当时困扰一些车企的汽车前轮摆振问题，也有较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动机专业的袁

大宏教授等开展的电控汽油喷射研究，也走在全国前列，对后来机械部组织联合引进德国博世公司的技术，起到了重大的引导作用。我的导师余志生、伦景光教授的操纵稳定性研究，同班同学宋健教授的ABS、AMT系统研究开发和连小珉教授的汽车噪声测量与控制研究，也都走在行业前列。

对于电动汽车，清华汽车系的伦景光、陈全世等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欧阳明高教授到清华工作后，更是把清华汽车系的新能源汽车研究提高到全国最高水平。他本人也担任多年新能源汽车国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并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近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对于动力电池安全性的研究，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他多次被评为世界高被引论文作者。

现在，智能网联汽车在全国已形成研究开发热潮，李克强教授等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也因这方面的学术造诣担任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他的学生在全国各企业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都是技术骨干。

对于产业发展规律及软科学研究，清华汽车系也一直很突出。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清华汽车系主任多年的钱振为教授，就出版过《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汽车产业》的专著，论述了世界汽车“产业转移”现象的规律。近年来，具有在日本、美国留学多年，并在美国、中国多个企业担任高管经历的赵福全教授，组建了清华大学汽车产业技术战略研究院，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经济与软科学研究工作，该研究院现在在全国汽车行业水平最高的智库。

我曾担任多年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清楚地知道清华汽车系每年获得的国家纵向科研经费、国际合作经费以及横向合作（与各企事业单位合作）研究经费总额，一直是全国各汽车院校中最高的，在校内各院系中也是名列前茅。

汽车系科研水平处在行业前列，为培养出一流的毕业生打下了基础。但汽车在校内是一个系，招生规模也一直没有扩大，再加上考研和出国，与全国其他汽车院校相比，清华汽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是比较少的。希望现在改成车辆与运载学院后，能够适当扩大招生规模。

三、关于对清华精神的理解

百余年来，清华大学一直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清华精神的外在表现是有所不同的。曾经看到过有老学长撰文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清华精神”有所批判，认为以前的清华精神更具有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而新清华精神更多是服从调遣和艰苦奋斗。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

我认为，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清华人同样都有很深的家国情怀，都有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使命担当；都坚持认真学习、科学探索；都有身体力行、坚韧不拔，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而奉献的精神；都有对社会、对人民的大爱。只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清华精神表现出的重点才有所差别。新中国成立以前，全中国的主基调是救亡图存、拯民于水火，所以那时的清华精神更多表现出人文情怀和批判精神。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主基调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所以这一阶段

□ 庆祝清华110华诞

的清华精神更多表现的是服从国家需要，艰苦奋斗。新清华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清华人，他们成为科学巨匠，成为企业骨干和领导，成为政府中更懂产业实际和更接地气的政府官员，甚至有多位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清华是贡献最大的高校之

一，这是我们全体清华人的骄傲！

时光荏苒，亲爱的母校正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上，正在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我衷心希望母校越办越好，也衷心希望后来的校友们，有更好的事业，更大的建树，更好的生活！

母校在为你背书

○ 杨振斌（1981级自动化）

2021年是母校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也是我和清华结缘40周年。回想自己的人生轨迹，无不是沐浴在母校的阳光雨露之下，母校哺育之恩终生难忘，谨以此短文作为纪念。

我于1981年从河北省邯郸市第一中学考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在清华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从事过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先后担任自动化系团委书记、系主任助理、党委副书记，学校科技处常务副处长、科技开发部主任、党委学生部部长、校党委副书记等职。

2006年初，我离开了清华，先在教育部六年多，后来又去了三所大学。在厦门大学将近三年，在吉林大学五年多，2020年3月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我能有机会在这三所一流的大学从事育人工作，将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发展结合在一起，我想这一切都与在清华的学习、历练，包括思想政治上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衷心感谢清华所给予我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自动化系老师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

时光荏苒，虽然离开清华多年，但是



杨振斌
学长

母校一直是我心中的惦念，也一直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楷模。作为一位校友，今天我简单谈谈对校友工作的点滴理解。

我在这几个学校工作时，都高度重视校友工作，起源也是从清华开始的，因为清华的文化是从骨子里重视校友的，特别是我在清华做党委副书记后，深切体会到学校对校友工作的重视，体会到广大校友对母校有着非常真挚的、深厚的感情。清华的校友相互团结，相互支持，有一种非常深的信任。毕业后再见面，一说起是清华校友、自动化系校友，相互之间就会感到非常亲切。我在任副书记时，也身体力行，带领有关部处和清华校友总会的同志经常走访校友，希望把校友们的精神、事